

世界各國教育政策

林 本 譯

教育部中等
教育叢書

世界各國教育政策

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開明一版發行

每册基價一元

(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世界各國教育政策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作者

城戶幡太郎
稻富榮次郎
原田實

翻譯者

林本

發行人

劉甫琴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 五二五九 五三〇〇 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

臺灣開明書店

(廣同—84J.)

教育部中等教育叢書序

中等教育繼續小學之基礎訓練，一面爲研究高深學術之預備，一面培養青年之生活知能，在整個教育制度上實佔一重要之地位。本部爲改進中等教育，經注意修訂課程教材，充實師資設備，而爲鼓勵教師專業精神，便利進修，特計劃編印中等教育叢書，以期各中等學校教師，於其專習科目以外，對於一般教育問題，亦注意研究，用以改善教學方法，增進教育功效，提高中等學校之素質。

本叢書由本部中等教育司主編，其範圍預定包括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課程、教學法、訓導、課外活動、教育測驗、教育設備及學校與社會聯繫等十類，每類編印五冊至十冊，取材以英、美、德、法、日等國最新教育名著爲主，分別選譯出版，期於五年內編印完成。每出一書，將普遍贈送各中等學校，以供參閱，俾作研究發展之一助。爰誌數語，以說明其編輯旨趣，仍望我教育界人士，熱心贊助，共襄斯舉，實所企幸。

梅貽琦 於 教育部

四十八年十月

原序

「世界教育講座，欲就比較檢討世界各國教育實狀之結果，以指示今後日本教育之正確的前進方法與方途。這將提示一種「無可比類的比較教育體系」，確爲劃期的企圖。就中其第一卷以「世界之教育政策爲主題之本書」對於決定各國教育的根本條件，作比較的研究，更是意義深長的。

本書首先研討各國教育政策，在自由主義國家羣中，選定美、英、西德及法蘭西，而於社會主義國家，則以蘇聯及東歐諸國爲代表。此外在亞洲方面，對於印度及東南亞各國，亦予以概括的敘述。其次介紹土耳其等國之「文化革命與教育政策」，是以「文字改革」爲中心的課題的。而最後則說述「日本之教育政策」，乃以獨特的形式，來檢討日本教育政策的根本問題。

上開各章之所論列，不僅足以表示其問題本身之重要與乎「學的興味」之深邃，且以鳥瞰的方式敘述世界教育之活生生的現實姿態，這對於有志研習我國教育之現在與將來者，將是必讀的佳作罷。

卷首討論「比較教育學的課題」，這是從日本以及世界的觀點來看，深覺斯學迄今尙少真實的成就。乃在方法論的反省之分野，切中問題核心，集思廣益，以分別替獻其實貴的勞績。筆者參與其間，見於此一歷史的體系的以及「問題提出的」討議之有良好的成果，不禁對於負起最後總括的補說的任務之山內太郎先生，表示敬意。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教授

平塚益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目次

緒論：比較教育學的課題……………一

一、前言——比較教育學的現狀與將來……………一

1. 比較教育研究發展的背景……………一

2. 比較教育的研究法……………二

3. 比較教育的研究機構與研究組織……………二

二、比較教育學的開展與課題……………三

1. 比較教育學的歷史……………五

A 起源……………六

B 廿世紀初葉以前的比較教育學……………七

C 比較教育學的發展……………一二

2. 比較教育學的現狀……………一二

A 概況……………一二

B	比較教育學的目的	二五
C	比較研究的方法	三〇
3	比較教育學的課題	三八
A	基本動機的問題	三八
B	方法的問題	四〇
第一章	自由主義國家的教育政策	四三
1.	英國	四三
2.	美國	五一
3.	西德	六四
第二章	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政策	八九
1.	蘇聯	八九
2.	蘇聯(續)	九三
3.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九六
第三章	亞洲國家的教育政策	一〇一
1.	印度	一〇二
(1)	殖民地時代的印度教育政策	一〇二
(2)	獨立後的印度教育計劃與進展	一三

第四章

日本的教育政策

- | | | |
|----|-------------------|-----|
| 1. | 戰前的日本教育政策 | 一四一 |
| 2. | 佔領時期的教育政策 | 一四三 |
| 3. | 日本國內應付美國對日政策的各種態度 | 一四六 |
| 4. | 道德教育政策 | 一四九 |
| | 後記 | 一五四 |
| 2. | 東南亞各國 | 一一九 |
| 3. | 土耳其 | 一二三 |

緒論 比較教育學的課題

一、前言——比較教育學的現狀與將來

研究「各國教育」如果只羅列世界各國教育而予以敘述時，對日本教育的研究就沒有多大的意義。此講座就在以日本的教育為中心問題，使能深切地瞭解其現狀，正確地展望其將來為目的。要達成此一目的，就必須比較研究世界各國的教育。

此講座的緒論是由平塚益德，海後宗臣，城戶幡太郎，小林澄兄，鈴木朝英及山內太郎等六位先生舉行一個座談會，以研討比較教育的課題，並由城戶為主席，山內作結論而成的。

研討結論的要點如下：

1. 比較教育研究之發展背景

關於這個問題的檢討範圍是以法、德、英、美等國為主，雖然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色，但所討論的問題大致有二：一是從實際政策上認為有研究必要的問題，二是從理論的方法論上發展而為新的研究領域的問題。在政策方面，我們從某國的學制改革，殖民地政策，文化政策或世界政策等，便可比較研究諸外國或殖民地的教育。在方法論方面來說，則比較研究之終極的目標，或在發現教育的一般法則，或在發現特殊的教育類型，或只在說明事實即可，或為改革學制以及建立實行那政策之計劃等，為著實際問題而研究討論其可適用的方法。

比較研究雖然是以教育的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關係爲問題，但不單單是在發現事實的法則性，而且也要於發現問題之後，作爲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來研究的。因此在方法上雖可分析其因素，但這因素既不能先行預定，且每因問題不同，所預想之要因亦隨着而有差異，加之預想的因素又因研究者之不同立場，而會有所不同的。例如：以宗教來說，由於看法的相異，而有可預想爲教育的因素的，但也有並非這樣的，這也許是與教育價值問題有關連的罷。但在科學的方法上，比較教育乃是闡明事實的學問，與價值判斷並沒有關係。然而，若完全依據此一觀點，則比較教育似乎將不知道是要解決何種問題了。因此比較教育不該僅止於科學的方法論，而對於現在及將來所要比較研究之課題亦有闡明之必要。這就是主張應辨別「比較教育」與「比較教育學」的理由。

2 比較教育學的研究法

但這也是研究法的問題，蓋「比較教育學」係被認爲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適用比較研究法及歷史研究法的一種比較教育之學問。其課題不祇是先進國家的教育爲比較研究之對象，而且還要以新建國家之民族，尤其是那些剛擺脫殖民地的地位，而正想爲其民族的獨立謀建新教育政策的民族之教育，爲比較研究的主要對象。故比較教育應成爲全世界性的(global scale)比較教育學。它並不像聯合國文教組織，只以基礎教育(Fundamental Education)爲課題，而認爲必須以在經濟開發上教育所應負的任務爲課題的。

3 比較教育的研究機構與研究組織

目前研究比較教育的組織，雖已有如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國際機構，但若處理此一課題，則還要與各

國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組織一個國際性研究機構才行。在日本，九州大學已設有「比較教育文化研究所」，惟尙無特設比較教育講座的大學。

總之；此一座談會的結論是：「以亞洲爲中心的比較教育之研究，乃是課予我們日本的重要任務罷。」

這些研討的內容，尤其關於比較教育的研究法，因有檢討正確的資料之必要，故特以「比較教育學的展開與課題」爲題，請山內先生執筆而總括研述如下。

(城戶幡太郎)

二、比較教育學的展開與課題

自從比較教育或比較教育學(註一)，被認爲是研究教育方面的重要部門以來，已經有相當長的歲月。不過一直未有很大的進展，到現在爲止，其所成就仍然有限，所以在成長途上的教育科學當中，比較教育却是最年輕而幾乎被一般當作尙未開拓的部門看待的。

雖然如此，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國際性的關心的增加，以及透過國際文教組織等國際性機構的情報交換之頻繁的刺激，也就急遽地提高了對於比較教育學的注意，尤其在最近，乃爲了「比較教育學」而召開國際性的研究會議，有些國家特爲其創設了學會或研究設施等等，在世界上已普遍地釀成積極地發展比較教育學的趨勢。此一事實在比較教育學之發展過程中，確是未曾見過的現象，從此可推想而知，今後比較教育學的飛躍性的發展是可預期的。同時，如後文所要述及的欲確立比較教育學的理論和基礎的一種真正運動，今日且已在各地開始萌芽了。

但對於將來姑且不提，茲就比較教育學的現狀而言，却仍像十年前韓思(Nicholas Hans)在其著「比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 1947)一書的開頭裏所說的，「比較教育學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到現在仍無法得到任何統一性的見解」，這確是一種合乎實情的說法。例如一九五五年春天，由國際文教組織所主辦，而在漢堡舉行的有關比較教育學的國際會議之結果，對於比較教育的定義亦未曾作任何結論，而僅接受土耳其的葉其門(B. Z. Egemen)教授的主張：「在今天與其要找出比較教育學的定義，倒不如實際上進行比較研究而發表其成果來得重要」，於是乎全體一致地通過了此時不宜對比較教育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的決議(註二)。又美國比較教育學會在一九五五年所召開的第一屆大會裏，金賀教授(Robert Kinghall，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比較教育學教授)亦曾感嘆地述說，關於比較教育學的內容同樣地沒看出一致的見解。接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所召開的第三屆大會上，紐約大學教授柏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也強調要確定比較教育學的目的及方法之困難(註三)。在最近出版的鈴木朝英氏所編之「比較教育」(註四)一書上亦謂：「在日本，一般對比較教育學的理解都不徹底，而於少數的專家之間，亦無法看出其共同的見解，乃即任其自由任意地解釋着」。但這一種現狀決不是日本所固有，事實上亦可以說是比較教育學之世界性的現狀。

的確，比較教育學的現狀是依國家或學者的不同，而有極不相同的比較教育學內容之主張，這正是因為它在理論上尚未脫離混迷的境界使然。雖然現在尚無法打開這一種理論性的混迷狀態，並明確地提示比較教育學的今後方向，但爲了要向其目標再前進一步，首先即該從比較教育學的歷史上，尋覓出比較教育學成立的基本動機。其次以方法論來檢討有關比較教育學的目的及方法，藉以指出比較教育學的主要學派。最後以方法論爲主，擬對比較教育學今後的課題，作一些結論。

1. 比較教育學的歷史

關於比較教育學的歷史，至今尚未有完整的文獻。就以韓思（註五）及勞維利（Josef A. Lauwers）的著作來說，其敘述亦僅止於輕描淡寫而已。唯有薛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在其名著「各國的教育之推進力」的首章上，所敘述的有關比較教育學的發展史，其見解雖略嫌主觀，但已較有確定之著眼點，內容亦相當詳細（註七）。最近費卡（Franz Hilker）所著的「科學化的比較教育學——從創始到現代」一書，亦係備忘錄似的著作，不一定以方法論為中心，但却很客觀地概述著其歷史（註八）。

到現在為止，比較教育學的歷史，除了這些著作所敘述的以外，尙未有更明確而完善者。在比較教育學的內容及本質尙未確定而又極其含糊的今天，此一事實也許是當然的。但現在我們並非以探究比較教育學的精細歷史為主體，而是想多多少少能打開比較教育學的混迷狀態，以回顧比較教育學展開的踪跡而已。因此其目標並非純為探討比較教育學變遷之過程，而是要闡明促使比較教育學成立並發展之基本動機及其必要性，繼之以闡明今天比較教育學思潮的大概趨勢。茲若以薛奈德的歷史敘述為中心，再加上韓思、勞維利、費卡的理論，則在目前或可說是相當充分的了。

薛奈德把西歐各國的比較教育學之歷史，分為「科學的比較教育學（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與「科學前的比較教育學（Vergleichende Pädagogik）」兩大時期，他述說，前者是從克里克（Ernst Krieck, 1882—1947）、費休（Aloys Fisher, 1880—1937）以後的事，其歷史尙淺，後者却隨着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而已實行了數百年。這樣明確地分別起來，也許尙會有異論，但到廿世紀初為止，比較教育學的研究乃在其研究的過程上，有很多是未曾充分地加以「學問的反省」的。故若與英國的

薩德拉 (Michael E. Sadler, 1861—1943)、美國的康德爾 (Isaac L. Kandel, 1881—)，或是波蘭的赫遜 (Sergius Hesen, 1887—1950) 及薛奈德所列舉的克里克、費休等人出現以後的比較教育學相比較，此等著作大概都可區別而為前史部份了。

A 起 源

如果要在一般教育研究上，尋找出使用比較方法的例子時，其歷史當可追溯到很遠，同時這種例子，至目前為止，亦可說是已多得不勝枚舉，例如薛奈德所指出的蒲魯梯納斯 (Plotinos, 204—269) 之「哲學九章」(Enneades) 裏，即以教育或「自己形成」的過程和雕刻家雕像的過程相比較之後，再予以分析的。或如近世初期培根以教學的法則和游泳、舞蹈的練習過程相比較，而予以很巧妙地說明等之例子均是。可是，今日的比較教育學，絕非直接起源於教育研究上之使用了比較法。如薛奈德及其他許多學者亦指出，它的發源係於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解體後，在近世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所逐漸成長的各民族之文化及教育的各式各樣的發展情形為前提，而首先即對於與本國不同的外國之教育及文化的異質性發生興趣及關心，進而以改革本國的教育為其目的而所嘗試的一種外國教育之研究。因此，在此一時期，比較法並沒表面化，只不過是跟隨著外國教育的研究，而無意識地被試用而已。後來，比較法雖被有意地使用，但起初，還是以關心外國教育的研究為主，而絕非始於直接關心所謂比較法的研究。

如上所述，今天的比較教育學，無論是知識性的關心，或是實踐性的關心，都是從外國教育的研究出發的。這一事實，只要是研究過比較教育學史的人，均會一致地承認。可是他們對於從此以後的發展，其敘述就不完全一致，尤其是韓思、勞維利兩人與薛奈德的說法，差異更大。韓思及勞維利，講比較教育學的歷史，都很明顯地尊重比較教育學從外國教育之事實的研究的傳統，以實證的外國教育研究為基礎，然

後再逐漸地導入比較法的一種過程。反之，薛奈德則不太重視外國教育研究那一面的對象，而把研究重點放在當研究之際（即使無意識地），使用比較法之方法上的一面。因此薛奈德在敘述比較教育學的發展時，即在說明先從無意識或偶然地被使用的比較法，而後逐漸變成有意的及有組織的使用過程。亦即就教育研究法之一的比較法，說明在方法本身上其學問性逐漸地提高展開的過程。至於外國教育的事實研究的另一方面，則有所謂「外國教育學」(Auslandspädagogik)，而向着與比較教育學相異的另一種學問領域發展，薛奈德且欲從比較教育學史中將其隔開來看。因為這一件事是「非實證性」的，所以從來不為韓思及勞維利所重視的克里克和費休兩人，却被薛奈德斷為由於他們所發展之精緻的比較法，始將科學性賦予比較教育學的。我們從這一點就能明白地見其一斑了。

B 廿世紀初葉以前的比較教育學

首先我們從薛奈德的記述來看吧！如前所述，薛奈德認為比較教育學乃自克里克及費休兩人，始賦予科學性格，他把以前的所謂屬於前史性階段的比較教育學研究，分成三派來考察。

第一派是比較教育學的最原始階段。此派對於外國教育狀況的記述是尙不能稱為研究的。雖然，常常將自己直接見聞的外國教育狀況與其他事情述說在一起，不過幾乎沒有與本國教育作一比較，亦沒有發現對本國教育有所期望的言論。它只是一種旅行記或外國風情介紹之類的書刊而已。第三派是與前派相對照的，主要的是以文獻所得的知識為基礎，把一國或數國的外國教育與本國的狀況並列敘述，並予以比較考察，進一步對本國教育提出改革方案，或透過比較考察，來發現某一教育問題的解決法作為結論。在這兩派之間，雖沒有明顯的境界，但可有第二派的存在。它是與第一派一樣，直接前往某國研究，惟其研究之目的則寄望於本國教育之改革，因此比第一派更精細，而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研究。同時雖像第三派一